美

多年来，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摩挲于这块汉碑面前，其雄强朴厚的汉隶书风每每让我激动不已，这种感受是在读帖中无法体会到的。

蔡副全，一个守护《西狭颂》的陇南人

蔡副全在进行传拓教学

■ 口述：蔡副全 陇南师专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 记录：袁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他是学院教授，工于书画、嗜好金石，置身书斋、潜心于文献考据之际，却又留恋于山水，醉心于访古拓碑，行走间，解读着陇南大地上一个个历史文化密码。他痴迷于《西狭颂》，甘愿成为这块汉代摩崖石刻的守护人，这块山水之畔的碑刻也成为他与远古历史文化对话的窗口。他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行走于书画边缘的文化人”。他就是蔡副全，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陇南人。

蔡副全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甘肃省教育厅项目，参与教育部项目两项。他的科研成果曾获甘肃省科研成果二等奖，他还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敦煌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西狭颂》对我的影响

我是中师毕业，毕业后当了三年小学老师，后来参加成人高考，在西北师大学习四年，本科毕业后，到成县师范工作，也就是后来的陇南师专，我一直从事的是美术教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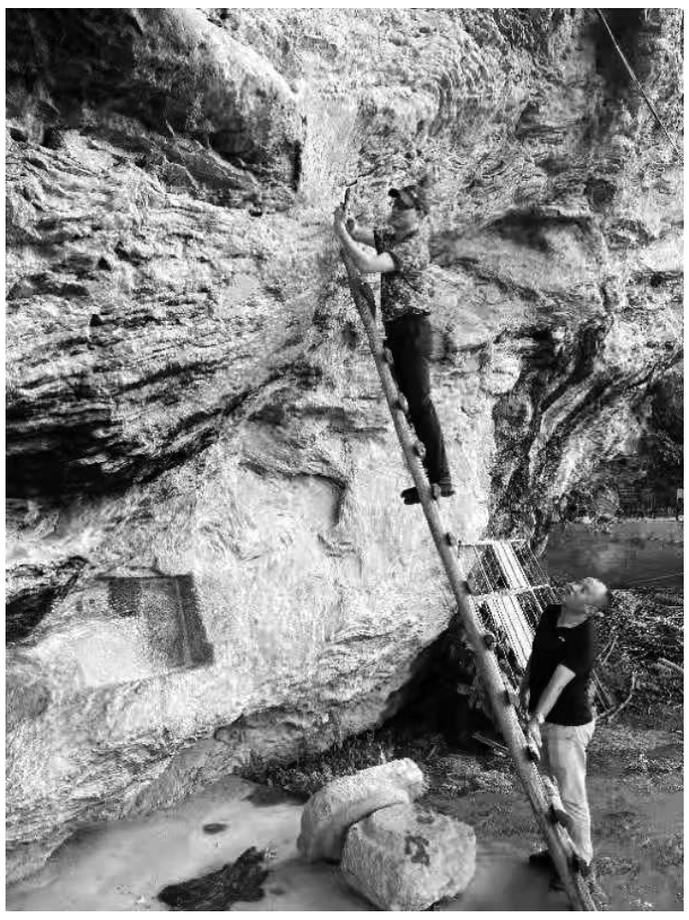
上中师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书法，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杨清汀，是他把我引入了书法的门庭。后来在西北师范大学读书时，我又遇到了我的恩师靳鉴先生，靳先生长于篆隶、篆刻，他的学养、为人对我有很大影响。

说到书法，就离不开《西狭颂》，当年在成县上中师时我就对《西狭颂》有所了解，后来任教于成县师范时，我多次到鱼窍峡游历。《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正名《惠安西表》，又称《李翕碑》《李翕颂》，俗称《黄龙碑》。摩崖刻石《西狭颂》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六月十三日镌刻于甘肃成县鱼窍峡中段青龙头南壁。《西狭颂》作为汉隶成熟的典范代表，它与《石门颂》《郙阁颂》并称为“汉三颂”。《西狭颂》集篆额、正文、题名、题记及刻图为一体的完备形制，在历代碑刻及摩崖石刻中极为罕见。不仅其书法艺术为中外书家所称道，《西狭颂·五瑞图》也是汉代典型的“图讖”祥瑞。《五瑞图》与《西狭颂》是珠联璧合、图文并茂的汉代石刻书画精品，其气韵高古的书法和浑朴简劲的汉画艺术为古今学者称赞不已。

如何欣赏《西狭颂》的艺术之美，在我看来，《西狭颂》书法艺术特征可以从“方正”“宽博”“静穆”三个方面去理解。《西狭颂》正文二十行，正文中绝大多数字形是正方，这在汉隶中极为少见，《西狭颂》的“正”，是一种质朴的平正，故显得大智若愚；《西狭颂》的宽博和方正是一致的。其结字外紧内松，中宫疏宕，故显得大气磅礴。此碑结字，未作大疏大密的对比，而是信手拈来，平淡处之；《西狭颂》的方正与宽博正好映衬它的静穆。梁启超《碑帖跋》称《西狭颂》“雄迈而静穆”。静美作为一种具体的审美形态，如潭水映月、幽谷流泉、鸟鸣空山……它给人以心旷神怡的美感，若反映到书法作品中来，会使人获得更深的艺术享受。表现在书法实践方面，书法静美是一种含蓄、内力的体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书法静美在艺术意境中是一种无言之美、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它是一种醇美、真美，是书法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西狭颂》不只在中国书法史上有重要价值，它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交通地理、金石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很多人不了解《西狭颂》，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狭颂》地处偏僻，亲读摩崖者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也因为《西狭颂》实藏深奥，难以理悟和把握，这也是深研《西狭颂》的学者不易出成果的原因。

《西狭颂》艺术风格上的既有庙堂之气、兼具山林之风，决定了它非凡的气度。因为对书法感兴趣的缘故，对《西狭颂》的研究和我对书法的学习可以说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天天深刻。不仅是书画方面，这些年我在研究、书写《西狭颂》的同时，篆刻方面也有所涉猎，我篆刻的不少作品，内容多取自《西狭颂》。



站在梯子上的蔡副全发现唐代题壁墨迹。

多年来，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摩挲于这块汉碑面前，其雄强朴厚的汉隶书风每每让我激动不已，这种感受是在读帖中无法体会到的。

金石精神是一种文化情结

由西狭石刻群到成县残碑断碣，再到陇南境内的金石题壁，这些年，我一边研读金石著作，对陇南金石、题壁文化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做了大量的野外调查，除了遍访、拓印成县境内的碑刻、金石题壁，我的脚步还踏遍了陇南8县一区山野乡间，通过悉心摸索椎拓技巧，积累了大量一手的拓片资料。

金石学是古代一门朴素的考古学，金石学的金其实指的是以青铜器为主的一些器物，石刻、碑碣这一类的刻有文字类地称之为石。庄子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理解就是只要你虔诚执着于一件事，就会感天动地，金石也会为你敞开大门。所谓金石精神，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情结。陇南处于特殊地位，陕甘川三省交界处，其金石文化遗存的始发性决定了遗存的深厚性，民族的交汇性决定了遗存的丰富性，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遗存的多元性，开发的始缓性决定了其保存的完整性。对金石文化的这种情结可以说是我潜心于陇南地区金石考古的初衷。

在研究《西狭颂》的过程中，我还在《西狭颂》所在的成县天井山鱼窍峡中发现了不少题壁遗迹，这些我都做了收集拓印。我在对陇南八县一区的野外考察中，有许多碑刻都是前人没有发现过的。比如东距《西狭颂》摩崖约一公里处南侧崖壁上的《汉将题刻》，其年代久远，书法风格独特，此前无任何书籍载录，比同地的《西狭颂》摩崖早86年，是迄今甘肃境内发现最早的摩崖石刻。这些碑刻、题壁，除了像《西狭颂》这样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摩崖石刻，更多的是残碑断壁。

这当中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些碑刻中有很多是明清时期的墓志铭碑刻，在这些碑刻中，我发现有许多碑刻记载了墓主人妻室的内容，在这些跟女性相关的碑铭记载中，女德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部分。另外碑铭中记载显示，有的墓主有好几房妻室，而墓主人妻室的记载中很多是关于女性去世的时间、年龄，其中很多女性去世的时间都特别早，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医疗水平不高，女性的健康状况恶劣；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这些附着在男性墓主人碑铭上的女性文字记载，女德和早逝是她们留给这个后世最为清晰的痕迹。这类碑拓是需要关注的。

金石同时作为一门艺术，如何欣赏，我觉得它包含了山野间寻访的发现之美、残碑断碣的残缺之美，还有艺术之美。这也是金石学的魅力所在！

最近我打算出一本书，这个书正在编纂之中，书名就叫《陇南金石释录》。

处世无奇但率真

田野考察有乐趣，也有危险。有很多题壁刻在很陡峭的崖壁上。有次在成县鸡峰山的一次野外考察中，我发现山上一处斜坡上有一段壁刻文字，我就顺着这个斜坡下去察看，而斜坡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当我做完考察往上攀爬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坡面上滑了下去，如果不是有一棵树挡住了我，那次的情况非常危险，而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

作为一个陇南人，总想着为陇南做点事，2007年以来我在学院开了一门“陇南金石题壁文化”，这门课现在也成了省级精品课程，去年也评上了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很高兴现在我的这门课学生都很喜欢，这也是我们陇南师专这次升本的特色之一。

《西狭颂》是先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继承发展《西狭颂》这样的文化遗存，让它古为今用？这几年，结合陇南的脱贫攻坚工作，我们也积极投身其中，我们研创了一些和《西狭颂》为内容的文创产品，比如我们把《西狭颂》的文字、书法、图像刻在紫砂壶上、茶叶罐上、茶杯上，画在餐具上、旅行茶具上，把历史与当下、高雅文化与日常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西狭颂》从书斋走进了日常生活中。其中我设计的《西狭颂》文创旅游茶具喜获2019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

“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我出生于农家，父辈踏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的家风是对我最大的影响。从事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书法艺术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文与书皆由心生。书法往往只是兼项，书法人要读书，也要做学问，起初是写技法，而到更高境界便是写人品、写修养。

我更推崇《西狭颂》的古朴、厚重之风，而读书、传古、修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的书法之路。

讲述母亲投身革命的故事，是希望将母亲的成长史放在历史大事件里，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人和事，吸引和鼓励大家去阅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等红色经典书籍。

讲述母亲投身革命的故事

■ 口述：郝志红 武汉市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 记录：强洪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当在病区走廊上散步的时候唱起革命歌曲，92岁的母亲精气神就特别好，完全忘了自己的一身病痛。

颠沛流离的童年

我的母亲马毅，原名马种秀，祖籍河北永清。1929年，她出生在北平同景胡同1号。母亲至今清晰地记得，家里房子是两进深的四合院，她从小上幼稚园要穿过西长安街，她的爸爸当时担任北平邮政局局长一职，爱好摄影，常带着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游玩、照相，他用的是一部德国的莱卡相机，家里还有个小暗房，那是她的父亲洗照片的工作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母亲还不到8岁。她亲眼目睹日本鬼子进入北平，在逃离的路上，也亲身感受到了祖国山河破碎和百姓悲惨的生活现状，用母亲的话讲，就是“充满了血泪”。

奔向解放区

1948年，19岁的母亲，只身来到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求学。

那时爱国学生都向往去解放区，母亲也不例外。1948年10月13日这天，经过多次与校内地下党沟通，在他们的帮助下，母亲和七、八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向解放区进发，他们都是从上海高校来的学生，分别来自上海剧专、复旦和交大化工学院几所学校。

进入解放区的母亲被派到江苏射阳县合德镇的华中党校学习，之后母亲又被派往华中大学学习。

每每回忆上党校的经历，母亲都记忆犹新：“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讲什么是民主集中制。”通过教员生动讲述，让她明白了为何要实行“民主集中”。

在革命大家庭里，处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有合唱团、剧社等很多社团组织，我母亲唱歌、跳舞，还演话剧。当时合唱团的指挥就是后来指挥了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著名指挥家司徒汉。母亲在这里学会了很多革命道理，也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淮海战役打响后，学员们被分成两路，一路去上海，一路去扬州，母亲被分在扬州一路。1949年的“三八”节那天，天气特别热，母亲她们只有一身棉衣，热得不行。年长的同学就教她从棉裤的一个地方剪开线头，把棉花从里面掏出来上交，变成夹衣穿，棉花上交，留得来年入秋后再使用。

冬天最冷的时候，一床薄被根本抵御不了寒冬，她们就把两床被子摞在一起两个人“打通腿”，一人睡一头。母亲说，虽然非常艰苦，但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新中国成立成为接管工作组成员

1949年4月的一天中午，正在打饭的母亲看到了一位拿着大大的望远镜的首长和几位部队干部，他们在观察江对岸的地势，后来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粟裕，大家都猜测快渡江了。

果然，见到粟裕后没几天，4月20日晚，渡江战役打响，母亲跟随部队打过长江。

1949年底，母亲和其他8位同志组成工作组派往苏南的江苏省丹阳城做接管丹阳城工作。他们成立了“青年工作队”。 母亲和另外两名工作组成员负责学校复课工作。在丹阳，母亲拥有了第一把小手枪，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

之后母亲又被派往苏南党校，学习结束后留校当文书，并负责重要会议的记录和整理工作。工作中，母亲还自己“发明”了一些速记的方法，她做的记录既快又准，还非常完整。

之后母亲被调到无锡市政府当市长秘书。1952年底到1953年初，苏南区、苏北区和南京市合并成立江苏省委、省政府，母亲到省府办公厅任机要秘书。在母亲的记忆中，每天都很忙，经常加班，但大家都很有干劲。

母亲总是说，那时候的干部作风非常扎实，是实实在在的走群众路线。当时有好多转业军人被分到下面当干部，好多部队的团级干部都是降级任用，当区长的很多。她记得双沟乡的区长一天到晚地骑着个脚踏车在自己的乡里到处跑，有时恨不得一天要跑完一个公社的所有村组，肯为百姓解决问题，时间长了，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也愿意把真心话讲给他听。

1949年的马毅

母亲也随领导去农户家了解情况。领导带着他们，去农户家中了解调研，发现问题，会随时处理，他们从不在村民家里吃饭。

“党员之家”让母亲引以为豪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与同济大学的学长、在大连海军工程学院教书的郝亚平自由恋爱结婚。婚后父母一直两地分居，直到1983年全家人才得以团聚。父母只养育了我一个女儿，因为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2003年3月，已经75岁的母亲被查出患有肾癌，进行了手术摘除，母亲术后不久，父亲又得了肺癌，逐步恢复的母亲虽用心照顾，但父亲还是先她而去。

我至今记得1985年我考上大学时，母亲和我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母亲要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在我大三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她特别高兴，很为我骄傲。后来结婚，我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家庭被社区授予“党员之家”，这个荣誉牌至今还悬挂在我家的大门上，这也是母亲很引以为豪的事情。

母亲顽强、乐观、耿直、独立和绝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一辈。

母亲一直有个心愿：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2009年，我带着80岁高龄的母亲来到西藏，站在了布达拉宫前，我的先生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后来我又带着母亲去了台湾旅游，将她的心愿一一实现。

从2014年，我在武汉市妇联的支持下发起“一路读书会”，致力于倡导全民阅读公益推广，迄今为止，开展线下读书活动200多场。近日，我来到武汉市举办的“全民阅读月 江城晚八点”大讲堂，为市民们讲述母亲的故事，现场效果出乎预料的好。

我讲述母亲投身革命的故事，是希望将母亲的成长史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事件里，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人和事，吸引和鼓励大家去阅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等红色经典书籍。

现场一位从山东来武汉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大学生激动地告诉我：“作为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党员，能够现场听老一辈党员的光辉成长事迹，特别感动。”我想，这就是我讲述母亲参加革命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4月1日，郝志红在“全民阅读月 江城晚八点”大讲堂讲述母亲参加革命的故事。 强洪/摄